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風過龍門

寇洵◎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風過龍門

寇洵◎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过龙门 / 寇洵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10177-9

I. ①风… II. ①寇…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030号

风过龙门

著 者: 寇 洵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责任编辑: 陆 雨 韩春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 / 16

印 张: 10 字 数: 18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1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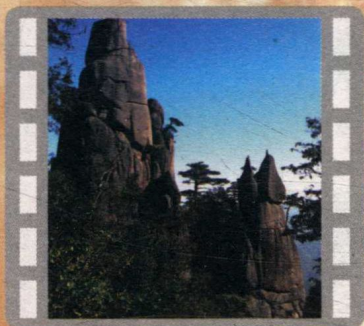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风过龙门 Contents 目录



风过龙门	001
香山居士	004
西行散记	007
虢州散记	021
西平杂记	039
信阳三记	043
官渡三题	051
赣行二记	055
城市走笔	061

常寨忆旧	080
故里杂忆	092
故园三题	103
故园拾忆	111
落雪无声	119
雪落大地	126
回乡杂记	132
山间夏日	137



风过龙门

到洛阳不能不去龙门，因为那里有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从小学历史课本上就认识的龙门石窟，小学时的我并没有见过。

我真正见到龙门石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隔着一条河。那条河应该是有名字的。它能和这么闻名的石窟站在一起，自然也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可惜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不过，这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是，就是这条我当时并不知道名字的河流隔开了我和石窟的距离。

中间是河。一条看上去很宽阔的河，但水流量并不很大，水流从河道中间过去，留下了两边的浅滩，上面偶尔能看见一些芦苇，在风中摇曳着洁白的芦絮。河水绿中带点黄，不疾不徐。两岸的堤坝上栽着柳树。柳条垂下来，像女人的秀发。

我是站在河对面看的石窟。我当然也可以离她近点，但当时实在是囊中羞涩。我甚至动过从龙门后山绕过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后来被一个在田间干活的人否定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不可能。事实上，不用他告诉我，当我站在石窟的对面时，自己也感觉我的想法行不通。

我没有能够站在石窟面前。这似乎并不妨碍我看到她。她就在我的对面，隔着一条河，她静静地站在对面的山上。她是一个一个的窟龕，一尊一尊的佛雕，或者是一尊一尊的坐佛，我是说佛坐在那里，如果我看得远的话。我在想，如果她们动起来，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景。我不敢想象。

隔着一条河，我看了石窟很久。除了那一个个的窟龕，一尊尊的佛雕，我当然也看到了印在历史教课书上的那尊闻名的卢舍那大佛。卢舍那大佛建于唐代，造像内容依据佛教《法华经》。据佛经讲，卢舍那是释迦牟尼的报

身像。在佛教中，佛、菩萨本是男性，但是在这里却一反常规，卢舍那完全成为一尊美丽的女神。我当然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见到她。我没有想到她会从我的历史教科书上走到我的生活中。现在，她就站在我的对面。她比我想象的大多了，也高多了。她面带微笑俯视着大地，俯视着众生，也包括我，这个站在河对面，眺望她的人。

请原谅，我无法在这里描述她们多么栩栩如生，她们的神态怎么惟妙惟肖，还有她们的雕工如何精细到纤毫。我不是不想，我和她们中间隔着一条河。路边有出租望远镜的，我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可当有两三个人朝我围过来时，我忽然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是他们太过热情的原因。总之，我不再想通过望远镜去看对面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那时候有很好的夕阳。夕阳给石窟罩上一件金黄的外衣，使她们看上去那么辉煌。她们处在光环中，似乎时刻准备着飞升。我的心中忽然就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当我面对这些石窟，我像是在守候圣灵的降临。

那个黄昏应该有风。不，吹过龙门的风，从来就没有停过。它从远古吹到现在，又从现在吹向未来。它把一条河流的背影吹远，把一个时代，把那些雕工的背影吹远。让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只在历史深处回响。风继续吹，把那些峭壁唤醒，把那些峭壁上新凿的佛像唤醒，让她们跟着龙门的风一起飞翔。飞翔。风把她们送上高高的云端。让她们端坐在云端，俯视普天之下的众生。偶尔地，她们也在石壁上小憩。

久久地，我看着她们。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石窟，我也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佛雕。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一会儿想起那些开凿这些石窟的人，一会儿又想起那金戈铁马的时代。我恍惚看见那些手执钎子、铁锤的人，那些裸着脊背、挥汗如雨的人。我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地传来。那边，监工的皮鞭刚刚落下，这边，皇帝的使者已快马而来。

那边，艰苦的雕凿还在继续，这个曾经耗费了无数人精力和心血的浩大工程，前后历时几百年，多少人在这里不眠。这边，这条我当时还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日夜流淌，它流经龙门石窟的无数个日夜，它在白昼的欢腾，它在黑夜的喧响。它仿佛生来就是来伴奏的，伴奏着那些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伴随着那些不眠的人。

我在黄昏看见那个雕凿的人，他在劳累了一天后，放下手里的工具，慢慢走到河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条河上的最后一片夕阳。我假想夕阳

斜射过来，铺在水中，一定把这条河照得无比美丽。我不知道那个雕凿的人有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映在水里的影子。他那么疲倦。他把自己的身子放在水上，把手伸进水中。我知道他是想洗去手上的石尘。



他的手骨节那么粗大，指头看上去却那么灵活。我有时候会觉得，他的手天生就是干雕凿的。只有这样的手，才可能雕凿出那么精美绝伦的佛雕。我有时候希望这样的手多一些，再多一些，我希望他雕凿的多一些，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看到更多的艺术精品。

那个雕凿的人已经把手放进了水中。他在这条河里洗着他那双我认为很珍贵的手。我看见有些鲜红的血丝冒了出来，又被水流带走。我看着那些被水流带走的血丝。我知道那是他手心里的痂又烂了。我不知道他的手心被磨破了多少次。多少次，他在雕凿时，血水顺着他的手心或手指淌下来。他一定也疼过。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忘记了疼痛。他不能不忘记疼痛。他最终忍着疼痛。他也只能忍着。他就那么雕着，凿着。他看到佛在他面前露出了慈悲的表情。他看着佛那双普度众生的眼睛，他也许会在心里想，我这是在干一件多么神圣的事业。他忽然就有了信念。在看到佛像从他手里一点一点显露出来时，他的信念更加强烈。有那么一会儿，他或许想过，我这是在替普天之下的穷苦百姓雕凿心中的佛。

香山居士

到龙门不能不去白园，因为那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陵园。白居易的名气之大，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不仅是因为白居易写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实在是太出名了，你想不知道都难。

当然，白居易还写过一首《长恨歌》，把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和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人之间的爱情写得荡气回肠，柔媚百转。让世间多少有情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还是当然。当然白居易不仅仅写过这些，他还写过“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他的很多诗歌都能为后世传诵。其脍炙人口和被追捧的程度直追李白和杜甫。也难怪，他能和“诗仙”、“诗圣”并列。但和这哥俩一比，白居易的境遇不知道比这两个人要好多少。白居易几乎一直在做官，虽然中间也有过不顺，但总的来说，官做的还是顺风顺水的，而且做了很大的官。而李白呢，这个人曾经也想过做官，但他不喜欢巴结权贵，不喜欢阿谀奉承，又恃才傲物，依他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在官场混。他自己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及早隐退江湖，最后乐得个逍遥。再说杜甫。我是这么认为的，杜甫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这么说，弄不好就会有人反对。不过，没关系，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杜甫到最后据说是吃东西撑死的，这个未必可靠，毕竟没有人亲眼看见，但他的女儿饿死倒是真的。他好像不少时候都在挨饿，虽然诗写得很好。

我经常会想起白居易晚年隐居在龙门香山。说到这里，顺便提一句，香山居士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白居易晚年在香山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



离离原上草

虽然他曾得了风痹之症，肢体酸痛，行走不便，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休息，出入香山也只能“陆乘肩舆水乘舟”。但这毕竟是他快七十岁时的事了。在此之前，他大可以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听着小曲，兴致高的时候就做几首诗。他有的是这个条件，而不必像杜甫那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弄不好就饿肚子。

这是生前的待遇。生前的待遇已经够悬殊了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同是干这行的，这差距咋就恁大呢？生前差距大也就罢了，这死后的差距也老大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白居易死后葬在白园。白园在龙门西山上。这座山刚好坐在水口上，前有朝山，中有流水，后有屏障。用白居易自己的话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风水好自不必说，而且环境优雅，地势开阔。而反过来观李白和杜甫。李白的最后落脚地，我没有去过，据说是荒野黄泉，很是凄寒。杜甫的落脚地有好几处，究竟哪个更确切一点，现在还在争。我倒是去过一处，就在杜甫故里，看他最后的落脚地，确实挺寒酸的。

白园由于位置好，又毗邻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也沾了不少光。一般到龙门石窟的游客偶尔也会到白园来拜谒一下，有的倒未必全是冲着白居易，估计有一部分人是为着风景而来。游客们听说，这里高卧着大诗人白居易，架不住好奇，过来看看也是有可能的。而真有像我们这样，跑到白园，又是



吟诗，又是祭拜的恐怕不多。除了白氏的宗亲，据说白氏的后人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很多，逢上宗亲会，他们也会来这里祭拜。与他们不同，我们这些人都在步他的后尘，谁让诗歌的魅力这么大呢？我们来了。就在香山居士的陵寝前，读罢了祭文，在香炉里焚了，看缭绕的烟升腾起来，又散开，好像给老先生报信去了。接着诵诗，还是老先生的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诗还在流传。香山居士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最后，我们还要绕着白园转上几圈，这是在一位我们尊敬的前辈的指点下做的。据说，这样做可以沾上一点香山居士的文气，同时也是对这个伟大诗人的深刻缅怀。

过了不久，我们又来了。这一次，是在一个中秋夜。我们在白园赏月吟诗。一边品尝着桌子上的月饼、水果和美酒，一边听着美妙的古筝弹唱和优美的诗词朗诵，感觉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总共进白园两次，很不巧，都在下雨。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不过，这又有什么。那个夜晚，我一直在想，有我们这么多人来陪香山居士过中秋，他一定不会寂寞了。

西行散记

兰 草

我小的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说，红军当年曾从我们这里路过。但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红军。那些老人过世以后，就再也没人提起红军了，我也渐渐将这件事忘了。但我却知道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只是，我从来不知道红军究竟在我们这里留下了什么。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红二十五军曾在我们县官坡乡兰草街驻扎过。兰草，一个我再熟不过的名字，那些年，这个名字常飘在我的耳边。我读书的中学，离兰草街只有几十里的路程。我经常在公路上看到挂着兰草车牌的班车，满载着行人。但我却从来没有到过兰草，一次也没有。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来到兰草，更没有想到同行的还有几位文友。老孟是我们地区报的总编辑，他是官坡人，对这一带很熟。在路上的时候，老孟就跟我们说，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从兰草唱出去的。我隐约记得以前好像在书上看过，老孟的话，使我对兰草又添了一份敬意。

兰草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不太清楚，据说是因为此地盛产兰草。老实说，我不认识兰草，我也就不知道兰草这地方到底有没有兰草。但我总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很有一点诗意。有些时候，我恍惚看见满地的兰草铺满那里的山野。有文献记载，李自成的农民军曾在这一带活动。我就想了，怪不得红军也会选在此地落脚呢。这里居于大山深处，层峦叠嶂，有着天然的屏障，的确是藏兵的好去处。

红二十五军军部就驻扎在兰草中学内，进门是一棵大柳树，树上挂着一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

个铃铛，锈迹斑斑的，想来是有些年头了。我估计是以前学校用的，只是我没有看到铃铛下垂着的绳子，看来它已经被别人遗忘了。我在院子里稍作停留，就去了西厢房。西厢房是红二十五军正副军长的居室，两个房间的陈设一模一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外加一张床。屋里打扫得很干净，刷得雪白的墙上用镜框挂着两个人的照片。我拍了几张照片，走到东厢房。东厢房北边是政委的居室。南边一间屋子摆放着我们祖先用过的耒、耙、碌碡、纺车、木桶、瓢等工具。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在村里也曾见过，但后来慢慢地都消失了。现在忽然又在这里看到，让我觉得倍感亲切。正房里陈列着一些文献资料，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一一去看。

据说，红军曾有意在此长驻，但因土匪和地方治安团相互勾结，经常进行骚扰，无奈之下，只好转移。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路转战到豫西卢氏，在卢氏的崇山峻岭间奔走，后于兰草一隅驻军休整，给这一方山河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卢氏的青山秀水不会忘记，当年红军曾经来过。

兰草中学的校园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来回走着，我听不清他们都说

些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脚下站着的，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痠 岭

痠岭是一个小镇，属丹凤县。那天，我们在小镇停车吃饭。我沿着街道往前走，看到一座老房子，门楣上方的门板上挂着三块红色的标牌，中间一块上写：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遗址。我来了兴趣，走进去。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屋子，一直通到后院，墙上有一些照片、文字资料。我粗略浏览了一遍，以为后面还有，就跨过门槛，老孟已经先我一步进去了。门后有一把椅子，老孟就势坐了上去。我探头朝院里看了一眼，看见西边一间屋子，像是厨房，一个年轻女子正在里面忙活，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地上。看见我们，中年男人就走了过来。我和老孟又退了出来，走到一个饭店门口。那男的跟着也过来了，招呼我们到他家去，说是要给我们做饭。我们客套了一番，他又往回走。碰见我们同行的老杨，他又停了下来。一会儿老杨过来说，那个男的真有意思，跟我说，他媳妇在家里包饺子，让我到他家去。自此，我感到了痠岭人的热情和朴实。

饭店门口摆着一把躺椅，坐着一个老人。老孟过去问他岁数。回答说，八十一。老孟又问，记得痠家河战斗吗？老人扬手指了指镇背后的山，说，就那上面，怎么不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几岁了。旁边过来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和老人闲侃起来，老人似乎来了劲，慢慢回忆起了那场战斗。说实话，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场战斗，也没有听说过痠家河这个地方。不过，从他们的谈话中，我隐约能感觉到这场战斗的不同凡响。我是后来才知道，痠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著名的战斗。红二十五军的正副军长以及政委都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由此可见，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老人说，山上建有纪念亭，你们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遗憾的是，我没看到。如果有时间，我倒真想去凭吊一下。

饭店对面也是一家饭店，与我们所在饭店不同的是，那家饭店是一座老式的木板房，瓦缝里长满了绿苔，很有一些古意。门楣上方的横幅上写着“顺发饭店”四个字，字是用红油漆刷下的。我问一个过路人，这饭店有些年头了吧，他说，少说也有二三十年吧。

顺发饭店门口的一张小桌子上用灰布盖着一摞锅盔。一会儿，过来一个拉架子车的中年妇女，车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被子裹得只露出头。



小镇上的饭店

那中年妇女把架子车停在饭店门口，到店里买了一块锅盔，递给车上的老太太，又拉着架子车朝镇那头而去，老太太就把那锅盔咬在了嘴里。同行的老张说，那么大岁数了，还能咬动。旁边一个人说，刚出院，估计病好了。不知怎么，看了这一幕，我总觉得有点心酸。

我们吃完饭，原先的那个男人又过来了。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话，他仍然坚持要我们上他家。我说，你这房子历史可真够悠久的。他说，这些年，要不是红军的后人每年给一点维修费，早就塌了。老杨说，你的子女可以跟着沾红军的光了。男人说，我小孩现在才六岁。他又说起他媳妇，我想起刚

才在他屋里见到的那个年轻女子，我开始还以为是她女儿。

站在小镇上，我总觉得红军还没有走远。小镇背后就是瘦家岭，我仿佛又听到了岭上传来的激烈的枪声。

贾源村

贾源村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出生地。一直以来，我就对贾平凹故居充满好奇，总想去看看，却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机缘凑巧，总觉得是了却一个心愿。

贾源村给我的感觉大大出乎我的想象，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村庄，我



贾源村外



贾平凹故居

相信，在丹凤这样的村庄应该随处可见。

我们坐的车驶进贾源村，问了一个路人，知道平凹家就在附近。停下车，顺一条土路上去，面前是一条小巷子，再往里走没多远，向左一折，就到了平凹家门口。

平凹家木门紧闭，一把锁将我们挡在了外面。门前有一棵两叉柿树，叫什么“馍魁”。门上，不知道是哪个淘气的学生，用红粉笔写着“贾平凹老宅”五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我们进不去，只能站在门口拍了几张照。同行的老杨把相机塞进门缝，拍下了院子里的情景。老孟跑到前院，找来了平凹的二哥太庆。平凹的三哥太文也跟着过来了。太庆把我们领到他家，拿出他们弟兄们的合影以及平凹和全家人的合影给我们看。太庆以前是老师，他听说老孟是官坡人，他说，我去过官坡。其实，官坡和丹凤只一岭之隔，早些时候，两地人走动是很频繁的。听老孟说，那时候许多丹凤人经常成群结队地到官坡镇赶集。

太庆和太文领我们在村里转了一圈。出巷口，看见几个老人背着竹背篓